


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乡村》（又名：《大公社》）小说版

沧浪 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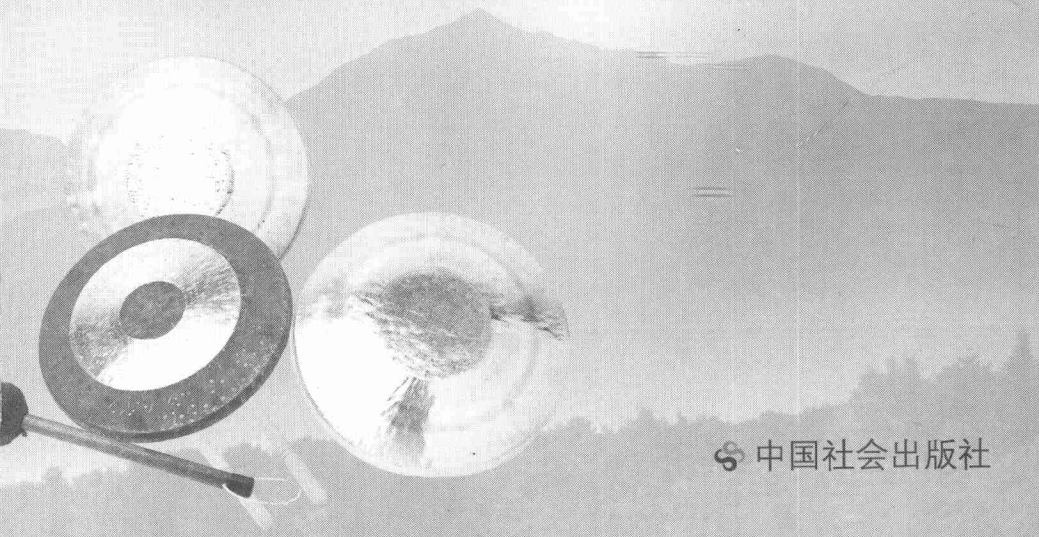
魏然森 著

一段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悲情记忆
一曲非常年代的爱情挽歌
辛酸、温馨、伤感，让你流泪，让你激情澎湃

 中国社会出版社

滄浪村莊

魏然森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沧浪村庄: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乡村》小说版/魏然森著. —北京:中国
社会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5087-2249-8

I.沧... II.魏...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3261 号

书 名:沧浪村庄: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乡村》小说版

著 者:魏然森

责任编辑:周炜赟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 (010)66060275 电 传:(010)66051713

网 址:www.sheb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145mm×210mm 1/32

印 张:10.125

字 数:252千字

版 次:2008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1.00元

一段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悲情记忆

一曲非常年代的爱情挽歌

辛酸、温馨、伤感，让你流泪，让你激情澎湃



目 录

一、农历十月初六	1
二、农历十月初七	18
三、农历十月初十	31
四、农历十月十三	35
五、农历十月十四	38
六、农历十月十六	41
七、农历十月十七	57
八、农历十月十八	73
九、农历十月二十三	89
十、农历十月二十四	102
十一、农历十月二十五	106
十二、农历十月二十六	118
十三、农历十月二十七	127
十四、农历十月二十八	128
十五、农历十月二十九	134
十六、农历十月三十	140
十七、农历十一月初二	150
十八、农历十一月初三	155
十九、农历十一月初五	161
二十、农历十一月初六	165

二十一、农历十一月初九	166
二十二、农历十一月初十	178
二十三、农历十一月十一	186
二十四、农历十一月十五	191
二十五、农历十一月十六	205
二十六、农历十一月十七	211
二十七、农历十一月十八	213
二十八、农历十一月十九	222
二十九、农历十一月二十	225
三十、农历十一月二十一	232
三十一、农历十一月二十二	239
三十二、农历十一月二十三	247
三十三、农历十一月二十六	249
三十四、农历十一月二十七	255
三十五、农历十一月二十八	263
三十六、农历十一月二十九	276
三十七、农历十一月三十	278
三十八、农历十二月初四	281
三十九、农历十二月初五	285
四十、农历十二月初十	287
四十一、农历十二月十一	290
四十二、农历十二月十二	295
四十三、农历十二月十三	305
四十四、农历十二月十四	309
四十五、农历十二月十八	316
四十六、农历十二月二十三	318
四十七、农历十二月二十六	319
四十八、农历十二月二十八	320

一、农历十月初六

1

这一天,我们村最漂亮的姑娘赵连梅从省城回来了。

赵连梅两年前去省城给她表哥家看孩子,中间一次也没回来过,很多人时常念叨:“这小妮子长得跟个水葱似的,是不让省城的小伙儿看上,不回咱这个穷山沟了?”有人就不服气,说:“屁吧,她长得再漂亮也是农村户口,人家省城的小伙儿能要她?”还有的说:“农村户口怎么了?农村户口找脱产干部的多了!赵连梅那样的人尖子,一般的城市小伙她还不一定跟呢!”

可是不管人们怎么说,赵连梅还是不声不响地回来了。

赵连梅回来的时候,正好村里考演员。

入冬以后,公社要求各大队必须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上午韩贵田去公社开了个会,下午回来就忙着考演员,大喇叭一吆喝,全村就沸腾了。太阳还没落山呢,大队部西边的场院里就摆上了几张桌子,一群放了学的孩子就抱着板凳到场院里占地方去了。紧接着锣鼓一响,就好比干草垛上倒了汽油再点上一把火,男女老少的激情“腾”地一下就燃烧起来了,人们大呼小叫着从四面八方往大队部方向涌来,热闹得就像过年一样。

赵连梅不知道大队里考演员,她从省城坐车到县城,再从县城坐车到东郭庄大桥,下了车看看既熟悉又陌生的山山水水,心里想,离家还有八里地呢,如果俊生能来接我该多好啊!

赵连梅所想的俊生姓李,是我们村第一个进入县剧团,后来又调到地区文工队工作的脱产干部李玉安的儿子。李家和赵家相隔一道墙住着,赵连梅和李俊生从小青梅竹马,五六岁、七八岁的时候,两个



人常在一个被窝里睡觉。赵连梅她娘马凤兰把李俊生当亲儿子一样看，如果有了好吃的，哪怕只是一块糖，马凤兰也得咬成两半一个孩子一半。长大以后，两个孩子更是难舍难分，村里人都觉得赵连梅嫁给李俊生无疑了，而且还觉得只有赵连梅才配嫁给李俊生。因为李俊生家在村里相当有地位，不说别的，全村的孩子都把父亲叫爹，把母亲叫娘，李俊生和他妹妹香子就叫爸爸妈妈，洋气得叫人喘不过气来。而李俊生又长得非常帅气，还多才多艺，将来又能接他爸的班当脱产干部，全村除了赵连梅这样的漂亮姑娘，谁还有资格嫁给他呢？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赵连梅去了省城不久，李俊生竟和大队书记韩贵田的女儿韩红芹订了婚。

韩红芹在我们村也算是长得不错的，中等的个头，大大的眼睛，曼长的脸儿，村里都说她有点像《红色娘子军》里那个琼花。但是韩红芹跟赵连梅比起来就逊色多了，打个比方，韩红芹是山菊花，赵连梅就是山茶花，美固然都美，但总是让人觉得不在一个层次上。

韩红芹从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上了李俊生，但是她娘找人到李家提了好几次亲，李玉安都没有同意。两年前，也就是赵连梅去省城不久，在《红灯记》里扮演李玉和的李玉安在一场演出中不知哪根神经出了问题，把“共产党”唱成了“国民党”，结果成了反革命，在批斗会上被打断了腰成了瘫子不算，还丢掉了脱产干部的身份，下放回了老家。这样一来，李俊生家原先那种让全村人仰视的地位一落千丈，李俊生走在村里，非但没人再像以前那样讨好地对他微笑，就连最让人看不起得要饭光棍武三妖见了他也敢大声喊着他的小名说：“生子，你小子甭再涨饱了，你爹一完蛋你也跟着坏菜了，下一步跟他娘的我一样，别说找七（媳）妇，八妇你也找不上！”也就在这种时候，韩红芹却再一次开始了对李俊生的苦苦追求，这使得正处于痛苦与绝望中的李俊生深受感动，再加上一直担心村里会对他爹李玉安再搞“专政”，为了寻求韩贵田的庇护，尽管心里想着赵连梅，但他还是与韩红芹订了婚。

赵连梅并不知道李俊生和韩红芹订了婚，那时候的通信不发达，她娘她爹又都不会写信，她是不会知道李俊生和韩红芹订婚的。因为

不知道李俊生和韩红芹订了婚，她也就怀着美好的爱情梦想回来了，她一回来，原本平静的石棚峪也就再也无法平静了。

2

赵连梅她娘马凤兰一听锣鼓响比谁都急。别看不识字，早年间却在小剧团里干过，十里八村没有不知道马凤兰的。如今，虽然已是快五十的人了，但是只要锣鼓家伙一响，哪怕家里火上房呢，她也会撒腿往外就跑。用她男人赵二草的话说，那是八头黄牛也拉不回来。

不过，今天听到锣鼓声，马凤兰却先去了李俊生家。

多年以来，马凤兰往李俊生家跑已经成了习惯。早晨起床后眼都没有睁开就往李俊生家跑，中午、晚上手里拿着煎饼端着粥也往李俊生家跑，一天最少三趟。有时候去了帮着干活儿，推磨摊煎饼，洗衣扫院子，遇到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活儿。有时候去了就是在院子里站站说几句话。村里人对此多有议论，最初说马凤兰恋着李玉安，因为早年间她和李玉安一起演戏的时候，曾经对李玉安爱得死去活来的，只可惜李玉安结婚了，后来她为了经常见到李玉安，就嫁给了比她大七八岁的赵二草，不图别的，就图赵二草家与李玉安家一墙之隔。但是八年前李俊生他娘得病死了，人们都以为马凤兰会和赵二草离婚然后嫁给李玉安，但是过了很久，却什么动静也没有，此种议论也就不攻自破。后来李俊生和赵连梅长大并要好，人们又说马凤兰老往李俊生家跑是为了帮女儿攀高枝儿。但是随着李玉安下放回村，李俊生又与韩红芹订了婚，这种议论也随之消散了。而马凤兰却仍然一天好几趟地往李俊生家跑，并且对李俊生一家的关心也比以前更多了，村里人只好说：“咳，马凤兰这个女人啊，就是个潮巴(傻子)！”

其实马凤兰是不是潮巴，只有她自己最清楚。她内心的那份对李玉安的特殊感情，不是我们村那帮人能明白和理解的。

“玉安哥，大队里马上要考演员了！”

马凤兰进了院子就喊。

长年躺在堂屋床上的李玉安就说：“我知道了。”

他们俩的交流很多时候就是这么简单，只有一问一答，别人听上



去是那么平常,但在他们的心里却有着相当丰富的内涵。

香子正在猪栏那儿喂猪,马凤兰一喊,她就跑过来了。

香子说:“二婶子,你也去考演员啊?”

马凤兰说:“考啊,这么好的机会谁不考啊。你哥呢?怎么还不走啊?”

香子说:“我哥在队里干活儿还没回来呢。”

马凤兰说:“那咱娘俩先走吧。”

香子说:“我还得给我爸弄饭呢,要不你先走吧。”

马凤兰说:“那我先走了,我可等不急了。”说着冲堂屋喊一声“玉安哥我走了啊”,就急急火火地走了。

3

送走了马凤兰,香子回到猪栏那儿继续喂猪,这时,看山的王宝银扛着个大南瓜来了。

王宝银是副大队长王宝金的弟弟。八岁那年,他爹他娘相继离世,是哥哥王宝金一手把他带大的。因为人长得又矮又丑,家里又穷,所以都二十六了,他也没找上个媳妇。以前李玉安在地区文工队工作的时候,别看王宝金在大队里当干部,他照样自惭形秽,别说非分之想,就连李玉安家的大门他都不好意思登。可是自从李玉安下放回来以后,这小子忽然觉着自己有脸了,隔三差五地就往李玉安家跑,开始打起了香子的主意。

“香子,香子,给你家个大南瓜。”王宝银嬉皮笑脸地说。

香子赶紧推辞:“俺不要,俺不要,你快拿回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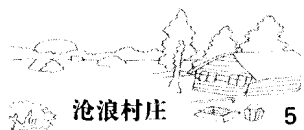
王宝银说:“怎么不要呢?我还有好多呢。”

香子说:“你有多少俺也不要,俺家有。”

王宝银说:“都拿来了,不要哪行啊。那什么,我来是想跟你说个事的,大队里马上考演员了,你得抓紧去啊,去了我好让你考上!”

香子有些疑惑,说:“你让俺考上?”

王宝银说:“对啊!俺哥是副大队长,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吗!”说着,往前凑了凑,伸手想摸香子的脸。



香子吓得一闪身，紧张之下竟把一勺子猪食扣到王宝银的光头上，扣完之后又害了怕，赶紧道歉：“哎呀，俺不是故意的，俺不是故意的。”

王宝银往后倒退了两步，用手抹抹头上的猪食，一副很宽容的样子说：“没事没事。”

这时，屋里传来了李玉安的喊声：“香子，你和谁说话呢？”

香子说：“爸，没谁，没谁！”

王宝银就低声说：“香子，我先走了啊，我先走了。”

看着王宝银离去，香子气愤地拿起南瓜想扔掉，却又犹豫着没舍得扔，就把南瓜拿到灶房里放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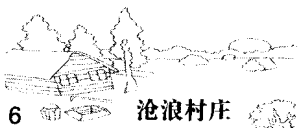
4

锣鼓声响了好一阵之后，王宝金才披上他那件破黄大衣从家里出来。他老婆刘连英正收拾着吃饭桌子，看到丈夫走了，就追到大门口喊：“哎，你不等俺一会儿啊？俺这就完了。”王宝金理也不理妻子，大踏步地走下了土梁。

王宝金今年三十五了，二十二岁那年当兵去了保定，干得很冲，老是受嘉奖，谁都以为他能留队当个干部，他自己也觉得很有前途，所以家里给他介绍对象他一概不要，初中毕业的刘连英要死要活想跟他，他理都不理，一心想在外面找个脱产的。据说他看上了一位师长的女儿，巴望着做了师长的乘龙快婿好飞黄腾达，结果当了八年的兵，他还是复员回来了。好在复员以后，大队书记韩贵田对他挺照顾，先让他当大队会计，后来又当了副大队长。刘连英也一直没找婆家，他复员回来以后刘连英就又追求他，他也就顺水推舟，与刘连英结了婚。但是心高气傲的对刘连英并不满意，所以结婚至今，他和刘连英的感情一直不好，倒是许大麻子的二闺女许二红挺有好感的。

许二红家和王宝金家坡上坡下住着，许二红只要往大门口一站就能把王宝金家院子里发生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所以王宝金一出门她也出了门，等王宝金下了土梁，她也随后赶上来了。

许二红一碰王宝金的后腰：“宝金哥，你没看见俺在后面啊，也不



等着俺，走得那么快！”

王宝金斜了许二红一眼：“你有什么事吗？”

许二红从身后拿出一双用手绢包着的鞋垫子。

许二红说：“俺给你纳了一双鞋垫子，呐，送给你。”

王宝金把脸故意一绷：“少拿糖衣炮弹拉拢革命干部啊，有事儿直说！”

许二红说：“哪有什么事啊。”

王宝金说：“没事我走了！”

许二红说：“哎哎，先别走啊。一会俺也去考演员，你得让俺考上啊！”

王宝金说：“这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啊？”

许二红说：“你是副大队长，我还听说宣传队成立以后你当队长，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啊。”

王宝金说：“那也得看你有没有水平啊！没有水平我说了算也不行啊！全村人都看着呢！”

许二红就往王宝金的身上蹭了一下，说：“怎么才叫有水平啊？俺可是天天心里想着你！”说着，把鞋垫子往王宝金怀里一塞就跑了。

王宝金看看前后无人，赶紧把鞋垫子塞进了裤兜。

5

王宝金赶到考演员的现场时，场院周围已经站满了村民。有一些孩子还爬到了树上、草垛上。

几张学生用的课桌上摆着几只印有“某某会战留念”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字样的搪瓷茶缸，以及两把带花眼的铁皮暖壶。桌子后面，大队书记韩贵田正蹲在椅子上吸烟，大队长宋树成等人都挺直了腰板坐着，好像就等王宝金来了。

锣鼓声震天地响着。

王宝金走到韩贵田旁边坐下，二人低语了一阵，然后他又站起来摆摆手，锣鼓声立刻停了下来。但是王宝金刚想说什么，几个孩子往前一挤，差点把他挤趴下，他就气得回头大骂：“小兔崽子，干什么你

们？一脚踢死你们！往后退退！往后退退！”

几个小孩子吓得赶紧往后退了一步。

王宝金就冲大家喊：“大伙儿静一静，静一静啊，下面请大队韩书记……”刚说到这儿，又有两个孩子一下子挤到了他身上，他气得回身照着两个孩子的头一人一巴掌，骂道：“小兔崽子！”马上转身冲众人说，“讲话。”

由于他把“韩书记”和“小兔崽子”还有“讲话”连在一块说了，让人听起来就是“请大队韩贵田小兔崽子讲话”，所以在场的人就都吃吃地笑。

韩贵田知道大家为什么笑，就阴着个脸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在桌子上使劲磕了磕，接着用力往地上吐了一口痰，听到没人笑了，这才咳嗽两声，清清嗓子，开始讲话。

韩贵田说：“这个没什么讲的啊，目前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公社要求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咱就成立，既然成立就得弄好，所以今天晚上咱在这里选拔演员，我和老宋呢都是大老粗，对演节目不懂，只有宝金是内行，那么就由他当这个主考官。有本事的你就上，是骡子是马都拉出来遛遛！好了，就说这些，现在开始考试吧！”

这里话音刚落，马凤兰就哈哈笑着跑到场子中间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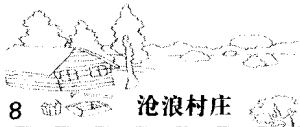
马凤兰说：“俺先试试！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水平怎么样，还得看俺的！”说完，扭着秧歌唱起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全场一片笑声和掌声。

马凤兰就有这本事，不管什么场合她都敢上，而且上了就能引发笑声和掌声，哪怕什么也不演，只是上去走一趟呢，也会让人发笑鼓掌。

众人笑的时候，韩贵田蹲在椅子上吃着烟也在笑。他对旁边的宋树成说：“马凤兰行，从前演过戏，有经验，这回成立宣传队得考虑让她进来。”

宋树成说：“她怕不合适吧，整天疯疯癫癫的没个正形，年纪又大



了,让她进来恐怕没人会服气啊!”

王宝金把话接了过去:“这样的人不能用!”

王宝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对马凤兰有什么成见,而是他想用小姑娘。小姑娘漂漂亮亮的多好啊!养眼,用个半老太太多影响情绪啊!

韩贵田心里很是不快,却没说什么。

马凤兰表演完了,喘着粗气说:“怎么样宝金,我唱得还不赖吧?能不能进宣传队啊?”

王宝金说:“二婶子你先下去,行不行得明天才能定!”

马凤兰说:“得让俺进宣传队啊,只要让我进宣传队,不给工分也行!”

马凤兰下去,二十八岁的小光棍宁富财就冲她做了个鬼脸,说:“二婶子,你唱得不错啊!就是姿势优美动作难看啊!”

马凤兰说:“你个小兔崽子,敢笑话我!”

宁富财说:“哎,二婶子,你骂人犯法啊!”

马凤兰说:“犯法!犯你娘的头发!”说着,满场子咯咯笑着追打宁富财。

韩贵田就用烟袋使劲敲敲桌子:“快下去!快下去!考演员呢,干什么这是!”

马凤兰哈哈笑着退到了一边。

宁富财却提一提破棉裤来到场子中间说:“我也考一考。”

王宝金说:“你也考?”

宁富财说:“怎么着,不行啊?俺奶奶是老妇救会长,贫下中农,你宣传队不要我这样的你要什么样的?”

众人哈哈大笑。

王宝金说:“你出身再好,不会演节目也不行啊!”

宁富财说:“谁说我不会!我会说快板!”

王宝金说:“你会说快板?那你说个我看看。”

宁富财说:“当然我要说了,不说我来干什么!”

但他刚要开说,韩贵田喊了起来:“那什么,天快黑了,把汽灯点上再考吧!”

有人就拿来了一个大汽灯。

王宝金就说：“富财！你先给汽灯打打气把它弄亮了！”

宁富财说：“没问题啊！不过咱可说好了，我把汽灯弄亮了你得让我考上啊！”说着，撅起屁股开始给汽灯打气。

刘连英就对二红她娘小声嘀咕：“这小子整天调皮捣蛋小偷小摸的，他也能考演员？要是让他考上，大队里这帮干部可瞎了眼了！”

二红娘说：“那可不好说，人家他奶奶是老革命啊，在村里打个喷嚏好比打个雷，这进宣传队的好事大队干部哪个敢不照顾他啊！”

刘连英说：“要我当干部我就不照顾他！宣传队得要品质好的，偷鸡摸狗的下三烂能要？”

这里正说着，香子和韩红芹来了。

韩红芹今年二十一了，在大队里当卫生员。因为她爹是大队书记，她浑身上下就透着一股子干部子女的傲气。从十几岁开始，村里一般人想跟她说句话都很难。大家都以为她会到城里去找个脱产干部呢，没想到却跟了反革命的儿子李俊生，弄得满村里都不理解，都在背后议论说：“李玉安要是还在地区文工队的话，她跟李俊生也就罢了，如今李玉安都成反革命了，她还跟李俊生，不是潮了（犯傻）吗！”然而村里人哪里知道，韩红芹对李俊生的爱是比天高、比地厚的，只要能够嫁给李俊生，让她死都无所谓，更别说李俊生他爹是反革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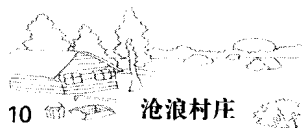
其实，那个时代的人特别讲究政治地位，尤其姑娘找婆家，家庭出身不好的，打死她也不会跟。但是，一旦她爱上了谁，一切又都变得无足轻重，哪怕你是地主出身，哪怕你是反革命分子，她爱上了就会义无反顾！韩红芹就是这样一位姑娘。

韩红芹和香子挤进场内的同时，宁富财也把汽灯弄亮了，现场立刻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宁富财说：“行了吧，我可以考了吧？”

王宝金从桌子底下拿出一副竹板往场子中间一扔，说：“行了，你开始说快板吧！”

宁富财拾起竹板打了起来：“打竹板，响连声，中国出了个毛泽



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说完来了个四不像的造型。

众人立刻乐了。

韩贵田也乐了,说:“富财,你小子行啊,跟谁学的?”

宁富财说:“跟李俊生学的。”

王宝金说:“你就会打个竹板啊?”

宁富财说:“我还会翻跟头!”说着就翻起了跟头。

但是翻着翻着,脚上的破鞋不知飞到哪去了,裤裆也突然撕开露出了大屁股。

有个娘们就喊:“快看快看,露屁股了露屁股了!”

大家哈哈大笑。

韩贵田和宋树成等大队干部的表情都板着。王宝金有点板不住,但也硬板着。

宁富财用手捂着屁股直喘粗气,却笑着说:“怎么样?我,我,我翻,翻得,还可以吧?”

王宝金说:“你先回家缝棉裤吧,明天再说。”

宁富财说:“怎么说我都得进宣传队啊,竹板也打了,跟头也翻了,不让我进宣传队可不行。”说完,捂着屁股往外走去。

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二红娘趁这机会把许二红推到了场子中间。但是,许二红有些怯场,站在那儿搓着衣角一个劲地干咳,不知说什么好。

王宝金说:“咳嗽什么?感冒了?”

许二红说:“哎,哎。”

王宝金说:“那就考考你的发声吧。发声你会吧?发声。”

许二红有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王宝金说:“那你发个声我听听。”

许二红还是有点愣怔。

王宝金急了,把手中的茶杯往桌子上一顿说:“发声!这样——啊,啊,啊!噫,噫,噫!”

许二红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她手扯衣角,有些笨拙地学着王宝金的样子开始发声:“啊,啊,啊!噫,噫,噫!”

王宝金有些不满意,就说:“你再发个鼻音我听。”

许二红没听清,就问:“什……什么?”

王宝金说:“我让你发个鼻音!”

许二红就以为王宝金所说的鼻音的“鼻”是与女人有关的那个字,一时羞得满脸通红,把头低下了。但是想一想,觉得不管什么音吧,人家让你发你就得发啊,要不怎么能进宣队呢?低了一会儿头,她就鼓起勇气拉着长音说:“比——”。

全场立刻一片笑声。连韩贵田和宋树成也都板不住了,低下头去笑个不停。王宝金则忍不住笑弯了腰。二红娘羞得捂着脸就蹲到了人堆里。

全场只有一个人没笑,这个人就是韩红芹。她非常看不起许二红的这种无能加无知,所以不屑于去笑。

等到笑声停了之后,韩红芹上了场。

韩红芹大大方方地走到了场院中间说:“我唱首歌吧,就唱《社员都是向阳花》。”

二红娘说:“不愧是干部家的闺女,就是大方。”

刘连英说:“大方是大方,就是长得一般。”

二红娘说:“俗话说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俺家二红没她大方,但是俺家二红比她好看。”

刘连英说:“就是。”

韩红芹开始唱:“公社是棵常青藤……”

韩红芹刚唱到这儿,人群中传来了二胡的伴奏声。大家把目光转向二胡响起的方向,发现伴奏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李俊生。

韩红芹备受鼓舞,一时神采飞扬,唱得更起劲了。

“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

全场异常安静,所有人都全身心地感受着韩红芹和李俊生的表演。好像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看到的最有水平的表演,可以用珠联璧合、美妙动人来形容。

表演完毕,全场一片掌声。